

愛在三月芝加哥

瀛苑副刊

從芝加哥南邊啟程，坐在固定往來的公車上，沿著密西根湖岸往前行；從湖岸前進到都市叢林；稍早等待公車時，我早已感到外面冷風徐徐，三月中旬的芝加哥還是很冷。下了公車，迎面而來的是令人直打哆嗦的寒風，我裹著厚重羽毛外套，帶著毛手套，搭配毛帽，直奔最近的地鐵站，準備繼續往芝加哥北方行走，因為那裡有一群善良純真的孩子等我去服務，有一群教會朋友期待我的到來，加入課後輔導義工行列。

突然，黑暗的地鐵道內傳出一些聲響，讓整個死氣沉沉的地鐵站稍微活絡起來，車頭的那一道曙光就像是帶來希望一般。「呼！我終於要上車了，終於要離開這看起來恐怖不堪的黑暗地鐵道。」我心中想著。

車子越往北走，慢慢離開烏黑的隧道，眼前跟著來的是下午四點多的芝加哥陽光，我靠著窗，欣賞芝加哥的北邊景色；車子再往北走，失望感逐漸增加；「怎麼那麼多老舊的公寓呢？而且白人越來越少，黑人則越來越多。」我想著。心中想的，眼睛看到的，都再次讓我想起美國的貧富不均。這時，不由自主地，我開始想像，想像目前清晨五點多的台灣街上，是否也有一群流浪漢，裹著棉被取暖，看來，世界都是一個樣，都有窮人及富人。

下了車，我繼續走在類似「死城」的街道上，許多招牌在商店前被風吹得搖晃。過了一條街，轉到下一條街，又進入一條小巷，巷內的一間平房傳來人的交談聲，我走進，看見在明尼蘇達州的教會朋友，真是高興極了，我們再一次地擁抱問候，帶我參觀工作的地點，也告知待會小學生即將前來。於是，我們不囉唆，馬上進到廚房準備食物，到用餐室佈置桌椅。

過了一會兒，小朋友來了，談笑聲中夾雜西班牙語及英語。一群人先到房子後面的廣場運動，足球、籃球、跳繩、爬欄杆，每個人不亦樂乎；突然，一個鐘聲響，小朋友開始擠到房屋內，到不同的教室做功課。我被分配到一位中美洲裔男孩，即使臉上仍淌著汗水，眼神卻專注於他的英文寫作練習本上；突然間，他開口了，問我一題習作怎麼寫，我看了一下「啊！原來是拼字遊戲啊！」我要求他再看一次習作說明，也要求他念出來，我則以口頭解釋，他終於慢慢了解習作中的遊戲規則。就這樣，我們之

間一問一答，完成該完成的作業；突然間，那男孩口中迸出一句西班牙語的「謝謝」，我也很客氣地用西班牙語的「不客氣」回應，看來，他已經等不及要去看其他同學的作業進度，心中必有著滿滿的成就感。

此時，我心中也跟他一樣，裝著滿滿的成就，及滿滿的希望！